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9 1940

2

T 5431/2516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ue grid lines and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ue grid lines.

爲可堂初集卷之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論

豫讓論

豫讓謂趙襄子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
衆人遇我我故以衆人報之至于智伯國士遇
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嗚呼夫委身臣事人必量
其遇我何如而後圖報哉君子曰此朋友之言
而非臣事人之言也朋友交相爲義者也彼以
義來我以義往不來則不往也苟以卑事尊而

謂之臣則分嚴于無所逃情結于不可解君容
 有不恤臣之時臣無有不忠君之事而可望君
 之必國士遇我哉夫君父一也臣望君之必國
 士遇我則世有慈父始有孝子古之人若虞舜
 伯奇閔子騫之爲子不得于父則亦不父其父
 矣有是理歟故子之孝者有不慈之父而其孝
 乃愈純臣之忠者有不恤之君而其忠乃愈摯
 故紂之爲君至不仁也比干不畏身死而力諫
 文王不怨身囚而曰天王聖明伯夷叔齊避北

關係名教之言

海之濱未嘗有一日之知而甘首陽之餓以彼
 其死與囚與避蓋已幾幾仇我矣豈特不國士
 遇我也哉而比干文王夷齊報之如此此乃所
 以爲人臣之極可以愧天下之懷二心者也若
 讓之所爲不二心于智伯已二心于范中行氏
 而必衡之日誰衆人我誰國士我誰報以衆人
 誰報以國士是交易之事市人之行也市人以
 物之貴賤準價之輕重銖銖寸寸無纖毫之或
 爽君子鄙之日此賤丈夫賤丈夫而可以之事

快喻

君歟。意者豫讓之時。上有其主。乃謂之君。而范
 中行及智伯。皆大夫讓。猶以朋友之道事之。歟。
 朋友而能死。其于智伯。即不謂忠。臣可不謂烈。
 士歟。夫讓而烈士。則誠可風矣。然吾聞是時有
 長貌魯者。少事智伯。見絕。三年後亦死。智伯之
 難。是乃可以為人臣之正。然太史公舍魯而取
 讓。何歟。孟子之言。臣道也。亦與豫讓類。曰。君之
 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
 馬。則臣視君如路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

証得的確

君如寇讐。信斯言也。教人為不忠矣。然則孟子
 非歟。曰。孟子對齊王。或有激而然。非正言也。夫
 孟子固齊王之客卿也。

其義凜然可與天地同不朽

商君論

古之治天下者。皆出于道德仁義。自五帝三王。以來。未有異焉者也。卽春秋五伯相尚。以詐力。猶假仁義以行之。迄于戰國。爰有刑名之學。刑名何昉乎。司馬遷以老莊申韓爲合傳。蓋老莊之徒。祖尚清虛。遺棄一切。此道家者流。非有意于及物也。然其遺棄一切。必有強力。忍性不近人情。學者奉此意以用世。于是號刑名家。其爲說也。道德不講。仁義不施。斷斷乎賞明罰必。而

先之以信戰國之初穰苴孫武吳起諸人得其術治兵有之未有以治國者治國實自商君始是時並商君起有韓相申不害世謂之申商然申不如商遠矣申子之相韓也內修政教外應諸侯終申子之身十五年國富兵強然效止于韓治而已若商君治秦能令秦強強不復弱雖效在一國遂有并天下之勢考其所爲大指在乎尊君抑臣強公弱私舉五帝三王以來之制度皆更張之其大者若廢井田爲阡陌并鄉聚

爲三十一縣改什一爲履畝賦稅之法本乎已之獨見而成其法之不易商君雖死秦用其術卒并天下豈唯秦也自秦以後治天下者阡陌郡縣賦稅數者皆奉行之歷百世無異制于是五帝三王諸聖人不能與天資刻薄之商君爭百世之是非而勝其說豈商君之學果有加于五帝三王諸聖人歟易曰變而通之以盡利亦言善因時爾蓋五帝三王之治其不可治後世明矣古之風俗樸而人民愚純以道德仁義治

之其可也。五伯之餘。囂陵誇詐。以強壓弱。周天子號令不行。民不知君臣之分。列國各私威武。民不知赴公之義。不有以更新之。則主權不振。不有以懲創之。則新令不行。此古今分途。天運與人事舍故圖新之會也。雖使五帝三王復興。君不得不尊。臣不得不抑。公不得不強。私不得不弱。井田不得不阡陌。封建不得不郡縣。什一不得不稅畝。然非有商君天資之刻薄。濟以刑名之學。振振乎賞徙木。刑棄灰。未見其能變也。

譬諸人身上古之世如人初生康強無恙唯輔

之以梁肉及乎季世則人病矣情慾伐其性診

戾毒其體必俟苦口之藥石攻之而后疾去而

身安是故五帝三王是千古不易之論以道德仁義爲梁肉商君

以刑名爲藥石而自秦以後皆毒深疾鋼之天

下也則刑名尚焉漢初懲秦之弊而反之然叔

孫通師秦尊君抑臣之意而制禮朝廷始重漢

又嘗復封建初欲封六國後其後又封同姓異

姓張良借箸而沮于前賈生痛哭而言于後亦

見乎封建不如郡縣長利也。及王莽篡漢而行周官仿井田之遺制而天下大亂。嗚呼叔孫通張良賈生通秦之說而佐王王莽復周官之制而取亾。又豈周官不若暴秦哉。因時不因時之異也。後世仿商君而變法莫如王安石。維時宋○子瞻惡安石○并惡商君而論不及此之天下歷數世而晏然太平。非如秦承周弊也。則法無可變。且商君豈安石所及哉。商君才大而氣強。變法皆本乎獨斷。不恃人助而毀譽不動。其心故有言令不便者。有言令便者。皆法所

必治。若安石則不然。唯沾沾恃人助。同已者任之。異已者嫉之。于是用一呂惠卿而爲其所制。是有商君治令不便之法。而無商君治令便之法。此又分量之殊。而治亂所由別也。

說商君是應運之人。覺商君關係更大。自非後世變法者可輕擬。

蘇秦論

世○繇○升○而○降○數○百○年○一○變○也○昔○周○之○衰○王○政○不
綱○諸○侯○自○擅○篡○亂○崩○析○苟○無○人○焉○起○而○匡○之○不
可○以○久○其○勢○必○趨○于○霸○郝○霸○之○議○實○自○管○子○春
秋○之○後○會○盟○既○弛○唯○務○争○戰○秦○爲○最○强○强○而○無
以○抗○之○亦○不○可○久○其○勢○又○趨○于○合○從○定○從○之○約
實○自○蘇○秦○向○使○春○秋○而○無○管○子○齊○桓○不○霸○齊○桓
不○霸○天○下○之○勢○分○周○且○速○亾○使○戰○國○而○無○蘇○秦
六○國○不○合○從○六○國○不○合○從○天○下○之○勢○一○秦○且○速

確論

王周不速亾秦不速王雖期運固然擦其機而轉之者二人之爲也故管子以後霸者不一求諸侯以主中原其說皆本齊桓不則通齊桓之遺意而用之也是春秋以管子終始也蘇秦以後傾危之士不一合與國以抗秦其說皆宗從約不則破從約之說而爲連衡也是戰國以蘇秦終始也嗚呼蘇秦非管子以後一人哉唯蘇秦之才劣于管子管子之功成而令終蘇秦能發不能收及身而從約敗然其立說之始六國

震而矜之敬以國從秦且不敢窺函谷者十五年皇皇乎求破其從而不得以爲其說行未可得志于關東諸侯也使關東諸侯堅守秦說而不變不入朝不割地秦攻一國五國救之以五倍之地十倍之卒同力西嚮雖虎狼之秦閉關自守之不服安能蠶食并兼畢六王一四海哉六國不能卒用秦又不卒用秦之說以及于亾用秦者之罪非秦罪也秦始皇之時天下之勢已在秦矣尉繚猶謂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

如郡縣之君。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亾也。李斯亦曰。諸侯復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繇此觀之。則合從之爲秦。畏亦甚矣。况定從之。始乎古之君子。若伊尹。太公。方畧。素定。淮陰。侯初見漢王。數言而決。楚漢之雄雌。諸葛武侯。隆中亦數言而定。三分之形勢。皆若揣摩。素成。出諸其懷。而與之者。秦雖傾危。辨士非伊呂。淮陰武侯之儔。然其揣摩所爲。六國從約。以抗秦者。自其閉室。不出。屈首受書。而識氣機之從來矣。人烏可以廢學哉。秦志在富貴。居燕多穢行。卒以反間死。太史公惜其獨蒙惡聲。然則秦何足論耶。蘇洵曰。蘇秦張儀。取其術。不取其心也。

蘇秦是管子後一人。舊有此言。而無如此論。

明晰

樂毅論

樂生乘勝之師。下齊七十餘城。獨難莒卽墨哉。
田單之守卽墨也。固矣。莒守泯泯者。馮孤城抗。
疆敵。歷五歲而不克。其樂生易之。不遂。攻歟。抑。
愛之不忍。攻歟。論者以爲樂生行王道之過。比。
諸宋襄之仁義。嗚呼。王道若是。誤歟。朱子曰。不。
然。樂生蓋非行王道者也。凡行王道者。非一日。
而行也。亦積諸于素耳。余觀樂生策燕攻齊。合。
秦楚趙魏韓之師。此戰國押闔之術也。迨于臨。

淄既下。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
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寶鼎輸于磨室。薊植
植于汶篁。不務加德。唯貨是聞。雪耻復仇。亢戾
已甚。其愈于伍大夫之入楚。無幾矣。若斯所爲。
霸猶難之。顧勉之王道哉。使樂生而行王道。則
必告太公之廟。封王蠲之墓。婦女財物毫無所
利。賑乏宥罪。哀齊人之憔悴。而振撫之德。洽譽
流。舉國向化。二城可立下也。此之不爲。顧彼之
已甚。敵乃生心。當是時。七十餘城雖亾。其豪傑

忠智之士。痛齊之慘。憤激流涕。皆走二城。悉力
固守。有死無二。豈獨田單哉。而樂生功在垂成。
視二城若黑子之著面。又毋乃有恃心。語曰。疆
努之末。不能穿魯縞。衝風之哀。不能起鴻毛。朝
氣銳而莫氣惰。遲之五歲之後。雖樂生無如何
矣。然則二城之不下。或者不克攻歟。非不遂攻。
不忍攻也。以七十餘城則易。以二城則難。師老
財匱。事久釁生。不爲養寇。要君則爲觀變。異志
矧主少國疑。瑕疵素積。樂生之被間。蒙謗削柄。

竄身固其宜矣。善始者不必善終，樂生不寤始不盡善而厚惜其終，則猶樂生之謬歟。是故宋復以宋襄樂生雙結挽合極緊襄之失不在行仁義，在不行仁義也。觀用鄩子則知敗于泓矣。樂生之失不在行王道，在不行王道也。觀下臨淄則知不下二城矣。王道之感人猶寒之衣，饑之食也。未有與饑寒者衣食而固拒不受者。余悲世人不察，因樂生而疑王道之誤，故論之如此。

樂生忠而被讒，為千古同情，不可無此一論。

趙武靈王論

自古英雄之君如趙武靈王者，亦足尚已。七國交爭，皆縱橫游人及攻戰將士務強其國，而其君則未有能雄武自將者也。有之，惟武靈王一人耳。武靈王之始立也，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夫稱王而求其實，志固已雄矣。厥後變胡服以招騎射，無歲不戰，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攘燕東胡之境，西極樓煩秦韓之邊，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

自又爲使者入秦察地形而觀昭王之爲人也。斯其時秦亦危矣哉夫秦之強得以拒東諸侯以有函谷之險也如堂室之有戶鍵今從雲中九原以襲之則踰垣闢竇驟入其堂室而韓魏齊楚又叩關攻之趙躡其內諸侯挾其外秦必不支况秦備關東而不備西北雲中九原又兵之至奇而莫禦者乎爲將之勞孰與爲君之逸武靈王則棄逸而就勞傳位于其子而自爲主始父身帥士大夫以用兵其事甚創其精智又甚

六上皇亦是武靈創

而雄才大畧固秦皇漢武之流而無如內難之遠作也易曰窮大者失其居自古大有爲于外者必踈防于內不難成蓋世之功名而難弭家庭骨肉之釁如秦皇漢武皆不免亦何怪乎武靈王雖然武靈王之始禍則天爲之也錫孟姚于帝所趙簡子豫知七世之前王遊大陵又夢此夢真不可解處女鼓琴而歌因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遂納其女娃羸孟姚有寵生子爰有廢立之事相爭以作亂嗚呼天何爲誑趙而禍之歟且

奇論妙論

前○定○七○世○其○久○歟○故○知○天○意○之○愛○趙○不○如○其○愛○
 秦○也○天○意○愛○趙○故○生○武○靈○以○強○趙○之○國○天○意○尤○
 愛○秦○故○殺○武○靈○以○無○害○秦○之○王○武○靈○始○皇○先○後○
 皆○英○雄○武○靈○嫡○庶○之○難○發○于○生○前○則○功○不○成○始○
 皇○嫡○庶○之○難○見○于○死○後○則○功○成○而○後○敗○其○死○也○
 皆○在○沙○丘○抑○何○其○相○類○也○然○使○武○靈○不○留○意○于○
 聲○色○孟○姚○豈○得○而○惑○哉○叔○孫○豹○之○得○豎○牛○武○靈○
 之○得○太○子○何○皆○始○禍○于○夢○似○有○冥○數○然○君○子○言○
 理○不○言○數○苟○其○理○勝○則○數○亦○不○得○禍○之○孟○子○曰○

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言○不○爲○天○制○也○

武靈王戰國第一人已是秦始皇樣子矣不

可不表出

藺相如論

相如之在秦廷一匹夫耳。方其搦璧睨柱之時。秦王怒其廷謾。執而誅之。相如無幸矣。卽首與璧殉乎。璧碎秦亦勿完趙矣。何益且相如之言曰。璧入秦。秦勿予趙。城曲在秦。今秦王齎五日。設九賓禮。納璧而相如顧使從者懷璧徑道。歸趙。是秦王以禮而相如以詐也。曲仍不在趙乎。斯時秦王命一將提師壓邯鄲之境。聲罪致討。璧猶是秦璧也。相如且爲兵端。秦之負趙爲

相如心服

有名矣。故夫相如之歸璧，倖也。非完策也。然以虎狼之秦，桀驚之昭王，為相如所戲弄，釋而勿誅。且若增重于趙，而勿敢復問璧者，何也？則以昭王之情窮而心折也。昭王久以詐術欺關東諸侯，關東諸侯受其詐而有求必應，眎為固然。幾忘其用詐之非。一旦有相如者，于廣廷眾人之中，探其不言之邪志，而逆折之。昭王醜已之。○當○時○之○情曲于理，其氣遂為相如所攝，而不敢動盜之入。○想○寔○如○是人室也。突于暮夜而沮于白晝，非力之有勇怯。○可○解○願

為理曲也。彼白晝人既知之，則匿跡而勿能有為矣。是故秦之欺諸侯，莫甚于楚楚懷王。憤然無知，乘其暮氣而陰中之。趙則不然，被盜一而禦盜殊也。彼處其夜，此處其晝。雖暴悖之秦，能有加于坦然洞達不受詐之相如哉。澠池之會，趙王鼓瑟，秦王擊匏，相如用其故智，秦卒不能勝趙者，亦攝于完璧之餘威也。嗚呼！戰國之士，若相如，可謂善守氣者矣。勇莫大乎氣奮而賁育為淺，故均是秦廷也。荆軻秦舞陽以匕首劫

絕好相

之。而。不。足。相。如。以。口。舌。劫。之。而。有。餘。魯。仲。連。齊。
國。之。布。衣。何。與。兵。事。義。不。帝。秦。秦。兵。為。却。四。十。
里。此。其。舌。不。強。于。十。萬。之。師。哉。戰。國。紛。紛。縱。橫。
之。徒。不。足。道。也。若。相。如。仲。連。觀。其。所。發。類。有。氣。
者。庶。幾。乎。不。受。人。屈。焉。

相如只是氣勝峴柱。歸時絕無轉念。所以
成得完璧之事。此論探秦王心曲透快無比。

范睢論

○突○坑○

吾。見。人。之。相。搏。者。矣。徒。恃。其。孔。武。有。力。縱。橫。四。
擊。則。敵。亦。四。至。力。分。而。搏。不。勝。有。善。搏。于。此。審。
勢。按。法。發。之。有。序。斤。斤。然。中。敵。之。要。害。然。後。制。
寡。以。威。眾。而。眾。無。不。挫。夫。七。國。之。戰。人。之。相。搏。
也。秦。最。暴。強。搏。之。有。力。者。也。顧。以。昭。王。為。君。魏。
冉。白。起。為。將。相。所。向。辟。易。稱。雄。四。十。年。久。矣。然。
且。六。國。不。滅。天。下。不。一。者。唯。其。縱。橫。四。擊。而。發。
之。無。序。要。害。未。得。也。秦。處。西。偏。欲。出。兵。制。關。東。

之諸侯其要害在韓魏關東諸侯所恃爲藩蔽而禦秦者其要害亦在韓魏韓魏中國之處天下之樞也若齊楚絕遠于秦攻之必假道韓魏得其地不易守而國大力強又足以敵秦而敝其力故釋韓魏而戰齊楚非計之得也自孝公以來謀秦之忠莫若商鞅張儀而鞅儀之首謀必挫韓魏及于昭王富強益甚白起之善戰嗜殺又依古所僅有使斯時端攻韓魏而不開釁于齊楚齊楚畏秦必不先兵召禍且戰韓魏在

○當○時○大○勢○已○盡○

門庭之近有類穴闢齊楚安從抹之韓魏受兵如弱羊當餓虎必旦夕不支韓魏不支而齊楚又接壤爲韓魏續矣昭王不知此而力大願奢所在加兵四十年間戰韓魏什三戰楚什七又與絕遠之齊爭剛壽其失策莫甚焉自范雎入秦以遠交近攻之說進昭王欲釋齊楚而攻韓魏昭王心然之而聽用其計如發聾啟聵君臣相得固其宜哉蓋卽前席跽請之時大勢瞭然昭王目中已無六國矣于是所攻必近齊不被

兵四十年。楚亦休力不設備。至王剪兵入。乃亡。進取先後循循有序。功效之臻。若操券取物。應時不爽。天下于以漸定。然則取天下者。豈不貴計謀哉。余觀范雎相秦以後。更無奇能異功。寔禪于國。特其初見立談。遂定長策。辟諸奕然。昭王當局。覃思竭算。未遂所圖。而雎有觀指畫。收全局之勢。則一言已足。又何必嘒嘒謹謹。務多爲功哉。或曰。范雎旣相。又數十年。六國始一則。雎言猶未效也。乃考其時。雎使五大夫伐魏。拔

懷。又拔魏邢丘。已又伐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絕之。迫于拔野王。而韓之勢已蹙矣。會上黨絕而入趙。趙召秦兵。趙之力方強。非韓魏比也。相持日久而武安君又以讒死。故六國得延歲月耳。假令無上黨之釁。以戰趙之力。戰韓則韓且暮。入臣。卽使戰趙而武安君尚在。還軍韓魏。韓魏豈有幸乎。惜哉。將相有隙。武安一死。遲秦數十年之帝。雎之相秦。善其策而去其將。則功罪相等。讀史者。觀杜郵之事。以爲林甫杞檜。早見于

恨事。

亦千古

爲可堂初集
秦廷也。

卷三

三

明于論事始見范雎爲戰國最關係人

白起論

秦昭王使武安君白起代王陵爲將攻邯鄲武
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趙應
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兵必矣。不可。秦王自命
不行。乃使應侯請之。終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
王齕代陵將。爲信陵君所敗。卽又彊起武安君。
曰。君雖病。爲寡人臥而將之。武安君頓首曰。臣
知行雖無功。得免于罪。不行無罪。不免于誅。然
惟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臣

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君之將。王怒不答。而去。于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行至杜郵。王使使者賜之劍。自裁。嗚呼武安君已早知。不為王攻邯鄲必誅矣。何不稍自違其意而從。王以武安君之老于用兵。攻久圍之。趙諸侯即救趙。秦不必勝。然不必敗。苟其無敗。以塞秦王疆起之望。而免于誅。不亦可乎。乃寧受誅而必不從。王者何故。君子悲其心。以為自古之好名者。無若武安君甚也。彼既自以用兵百戰百勝。

名震諸侯。長平之役。殺四十五人。此依古僅見之事。一旦阿順王旨。復攻邯鄲。邯鄲必不可克。既已深料之矣。無功于國。祇自失其必勝之名。與名失而身免。誅寧身誅而名不失。以故遷陰密。殺杜郵而不悔。譬人之愛珠者。剖其腹而藏之。非珠重于身。愛之所鍾。則見珠不見身也。武安君亦見其必勝之名而已。王翦之為秦將也。亦百戰百勝。伐楚請兵六十萬。始皇謂其怯。因謝病歸老于潁陽。及李信敗。復使翦。翦曰。大王

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遂空國之甲士而與之。翦請美田宅園池以釋始皇之疑。當是時翦蓋知楚之難克。恐兵少而自失其必勝之名。故必請六十萬也。夫天下豈有欲取人國而空國以出者。翦不已甚乎。翦寧爲已甚。使其身退老。使其君見疑。不可使其用兵之有不勝。猶之武安君寧爲已甚。使其身遷貶。使其身受誅。不可使其用兵之有不勝。兩人或身死。或功成幸不幸。殊焉。其疆恐而自愛其名。則一

對。勸。正。從。合。傳。悟。來。

也。宜太史公以之。同傳哉。漢周亞夫討吳楚。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求救。亞夫守便宜而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高臥。梁孝王深怨之。其後功成而殺身也。亦由此。彼其計謀已定。謂當以梁委吳。救梁則吳未必勝。不救梁則吳必勝。而獲逆天子危親王之罪。然寧獲罪身死。而務微必勝之功。古名將之能。忍大都如是矣。廉頗爲趙將。秦攻之。度不能勝。秦亦堅壁不肯戰。趙王使之戰。必

不可乃退。頗而用趙括。趙遂以敗。若頗者亦所以全其名也。故爲將而能忍。當其處強則爲白起。王翦。周亞夫之必勝。及其處弱亦爲廉頗之免敗。後世不知此。往往好動兵而輕言戰。既無必勝之謀。亦無免敗之畧。宜其一試而國辱名喪。爲天下笑也。

好名二字說盡千古英雄起英雄而問之自當心服

李斯論

余觀李斯秦之罪人也。何言之。秦之并天下。始于商君富彊。成于白起善戰。而張儀散合縱之謀。范雎定兼并之畧。數人皆有功于秦。而斯無與。且秦自昭王時得天下。規模已定。始皇特襲而成之耳。李斯爲客卿。惟教王遣謀士持金玉。以離間諸侯之君臣。不過游說之智。斯所稱學帝王之術。未嘗一試于秦。而太史公謂斯爲秦功臣。比周之周召。吾不信也。及天下已定。斯由

廷尉爲丞相他無建明最著者惟請燔詩書一事豈非秦之所由亡哉夫詩書者律令之藥石也○使秦以律令得天下○變商君諸人富疆之素習○進之以詩書之仁義○則逆取順守可望久安而羸社固矣○斯乃并詩書盡焚之○是猶燎原之火而助之焰滔天之水而揚之波○且并其救火隄水之具○一切屏除○使救者皆失其恃○則其禍必至○胥焚胥溺而后已○由前而觀斯無帝秦之功○由後而觀徒有亡秦之罪○舉繆公孝公以來

數十世積重之器○置之不以安而速○務碎之其

探本之論

負秦實甚○則當其上書禁私學之日○卽已釀二世趙高之毒○召陳勝吳廣之亂○豈待咸陽兵入而謂亡秦者劉項也哉○且斯亦非所以自爲也○既自以詩書起家而禁詩書○使皆習律令○則舉朝皆律令之吏○與世以甚重而自據其輕○故沙丘之役○與謀皆宦者而斯勢甚孤○迫斯以不得不從○惟仰天而嘆○垂泪太息○以爲安所託○命甚可悲也○二世旣立○更無在帝左右之腹心○爲斯

伺變而游說寬解者。惟聽高上書觸二世之怒。而坐致族滅。其自取則已然矣。嗚呼。方斯議燔詩書。豈誠以詩書爲不美乎。彼實有忌心。以爲已得詩書之學。不欲人共有。詩書燔之。以成其秘。故詩書必燔。同學詩書之人。必殺其用心之愚。而刻一也。昔蘇秦與張儀同學。激儀而使之有威。李斯與韓非同學。忌非以致之身死。斯誠何如人哉。游人說士之不若。而欲以輔帝業。非其質矣。然吾又有感焉。斯殺非。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而非已死。其後李斯獄中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此與韓非欲自陳。何異。出爾反爾。報報如影響。此可謂負友者之戒。孔子曰。不信乎友。不獲乎上。有臣如斯。明主所棄。而論者徒咎二世之不察。亦非也。

殺韓非報應一段說得尤廩廩

爲可堂初集卷之四

論

漢高帝論

漢楚俱軍廣武項王欲烹太公高帝曰吾翁卽
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一椀羹噫危矣哉何帝
之言忍也夫孝子不登高不臨深爲危身也身
不可危况危親之身于死地乎幸而項王婦人
之仁不烹太公使項王而烹太公是太公不死
于項王死于分羹之一言也是帝自弒太公也

諸侯聞之必懈心而背漢矣。豈能有天下。即有天下而無父之君。負慝名。教天下萬世。謂帝何如主哉。初帝為義帝。發喪也。所以彰項羽之不忠。使項羽為帝。殺太公。亦以彰帝之不孝。發喪。虛名也。烹太公。實慘也。帝不孝之罪。將百倍于羽之不忠。是羽之深于報帝。而卒惑于項伯。不烹焉。此羽之愚。而帝之倖也。然斯時。帝為此言。亦計無如何矣。獨憾其安太公不早耳。成大事者。必安其親。而後動。帝已王巴蜀。即帝之家也。

顧不早迎太公。坐令遙隔于茫茫數千里之沛。

邑乎。矧沛楚地也。帝方欲與羽百戰爭天下。而

棄其父于寇。誓不共之國。則太公之危已不在。

真身高俎之日矣。帝不疎甚乎。良平何不為帝

計萬全乎。或者曰。漢方初立。謀事日不暇給。未

遑迎養太公也。夫國事孰大乎安親者。抑自楚

漢分王以後。諸侯就國。鬪爭稍息。不可謂不暇

矣。或又曰。羽方疑漢甚。故漢燒絕棧道。示無東

意。帝之不移太公。亦安羽心。而絕其疑。爾嗚呼。

委親以縻敵。豈人子之心哉。且呂后孝惠魯元公主俱在沛羽心亦可以無疑矣。何必太公從古敵國相爭。有交質于者矣。夫以子質人可也。以父質人不可也。爲天下者不顧家可也。爲天下者不顧親不可也。王陵趙苞。虧孝以成忠。萬世罪弑母不貫人臣。且然况天子乎。迨于侯公往說割鴻溝歸太公。衆皆呼萬歲。漢乃封侯公平國君。帝亦知太公所係重。歸太公不易。故爵侯公寵甚也。昔慕容超母歸于秦。宇文護母歸于齊。陳方智母歸于周。皆敵探我重。未有如太公高俎陷楚之至危者。宋保安軍獲李繼遷母。宰相呂端曰。宜置延州。招揀繼遷。雖不即降。可係其心。而母生死之權在我矣。繇此觀之。使羽終不歸太公。漢之順逆安危懸于羽手。帝豈忍棄親克敵。率諸侯會垓下。爲所欲爲。成帝業哉。鴻門之會。帝幾殺其身。廣武之役。帝幾殺其親之二役者。皆處于至危之地。處于至危而卒以脫免。所爲天授。非人力也。雖然。漢之歷世立廟。

俱是正論

于齊。陳方智母歸于周。皆敵探我重。未有如太公高俎陷楚之至危者。宋保安軍獲李繼遷母。宰相呂端曰。宜置延州。招揀繼遷。雖不即降。可係其心。而母生死之權在我矣。繇此觀之。使羽終不歸太公。漢之順逆安危懸于羽手。帝豈忍棄親克敵。率諸侯會垓下。爲所欲爲。成帝業哉。鴻門之會。帝幾殺其身。廣武之役。帝幾殺其親之二役者。皆處于至危之地。處于至危而卒以脫免。所爲天授。非人力也。雖然。漢之歷世立廟。

爲可堂初集 卷四
皆以孝謹高帝疎于安親不早爲計則開國之
君其幾微先有間矣

千古缺陷之事以漢高故無人指摘然正不
可不指摘也

劉項論

善取天下者窺人之忌而反之雖虛名亦美不
善取天下者犯人之惡而行之雖實武不功君
子曰劉項之謂與蓋秦之亾也以暴民之欲亾
秦也以暴不能堪高祖入關因民之欲約法三
章雖曰惠乎施當其厄矣項羽舉咸陽而火之
恨戾非秦之續哉仁不仁異斯時天下之民心
何如也義帝項氏所立伐秦之共主也何爲而
殺之諸侯必怒高祖逢人之怒爲之發喪以彰

其大義義不義異斯時天下諸侯之心又何如也夫高祖約法不必遠實德于元元也發喪亦不必誠痛義帝之死也而天下之心就此離彼項羽雖強能勝高帝不能勝天下人之心高帝雖弱不能勝項羽以天下人心坐困羽而有餘焉與匹不較然哉要之摧暴秦者羽其功乃百倍高帝也而卒爲所制所謂以虛名繼實功也是故取天下猶濟川也仁義舟楫也高帝乘舟楫涉江河勢盪于水力借于風助之者衆雖有阻

之論
二語平情

折時至而轉睫千里矣項羽碎舟棄楫啞叱咤徒恃武勇憑河求濟吾見其力愈重而沉溺以死也豈不痛哉三代以還仁義不聞唯孔孟言之陳陳然不足謂耳及觀秦項匹而高帝與仁義果不誣歟高帝所爲類本儒術而謾罵儒生何歟嗚呼高帝之仁義非儒生所知也以仁義立論似極平常然英快無比

馬得快

項籍論

且夫天下大亂而欲反之於治。遽以治道治之。不治也。必亂。以攻亂先之。暴悖嗜殺之人。驅除大難。王者乃起而收其功。若項籍於高帝是也。歷觀國之強暴。未有如秦之甚者也。周衰春秋諸侯取威定霸。其後變爲六國。無人不兵。無地不鬪。紛爭割裂。雄不相下。秦始皇乘昭襄白起之餘威。收六國之疆力。而一之於已。是故其暴日甚。其強難弱。雖以二世趙高之亂。國本已虛。

而法重兵雄人勇公戰不易動搖也故勝廣之徒應時誅滅諸侯義旗望風瓦解斯時徒有豁達大度之高帝以約法空懸之號令欲陷堅摧銳垂手而入咸陽豈可得乎維是項籍固秦敵也。以彼拔山之力蓋世之氣九戰而勝鉅鹿秦威始挫。又坑降卒二十萬於新安秦兵之精銳畧盡自有戰伐以來坑降卒者獨白起與籍爾。惟白起坑四十萬其威遂滅六國。惟項藉坑二十萬其勢遂拔秦。蓋不如是則殺運不極人心奇論不懼而亂不遄已當是時秦之暴氣已消亡矣。豈特殺降王子嬰燒咸陽宮室而羸社始墟哉。然而能攻亂者其勢不能止亂而致治非獨才分固殊陰陽之理亦所不許也。於是高帝乘籍之際反其所爲以柔制剛爰興王業而有天下。

喻○甚○快○徹

譬諸醫者之施藥人之有痼疾者腠理膠結臍臟流毒必用刀圭以割之惡草以攻之俟其排蕩泄瀉病旣去然后滋之以參苓培輔其元氣故暴秦痼疾也項籍刀圭惡草也高帝參苓也。

爲可堂初集 卷四
人徒謂參苓能已疾而生人。豈知刀圭惡草。先
以去其毒哉。自古及今。治日少而亂日多。天心
悔禍。王者將興。群雄先驅。若出一轍。但其人或
不如項籍之強。則其亂數十年而不已。惟項籍
以拔山之力。蓋世之氣。摧殘震盪。凡五年而漢
遂定天下。然則予漢以天下。且使之速成功者。
皆籍力也。良平信布之徒。豈足功哉。太史公深與
夫項籍繫之本紀。後秦而前漢。居然帝王之列。
嗚呼。意深遠矣。此論甚快。要亦理之不易。

范增論

范增初從項梁。勸梁立義帝。當是時。秦之亾形
成矣。陳勝吳廣遷徙之徒。奮臂而雲集。響應况
乎項氏世將。薛之會。兵力已強。苟能鎮撫諸將。
收集人心。亦足自王。何必倉猝求楚。後立民間
牧羊之豎子哉。其言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立
義帝。以從民望。增誠楚人也。知楚而已。六國皆
有豪傑。立楚。後而加列國之上。又誰肯從約束。
而爲義帝之純臣乎。周赧之降辱于負芻之虜。

確論

王城之覆甚于鄢郢之亾立楚後何如立周後
 耶立之不終而弑之以負義于天下開諸侯之
 兵端卒以亾滅增忠項氏歟誤項氏也且羽不
 足以有成雖中智宜知之矣拔襄城坑之又坑
 章邯降卒二十萬人關中不即定都扼天下之
 吭掠寶貨婦女而東歸身彭城乃篡義帝是數
 者求為桀紂暴秦而不足者也增何為不諫歟
 抑諫之而不從歟諫不從則宜去增而不去竊
 疑其未嘗諫也此之不諫而增拳拳者唯在鴻

層○轉○如○疾○風○使○塵

快○論

門殺沛公耳夫沛公豈項羽所能殺哉教人比

子○瞻○讓○敏

奕者不教其攻守變化而教其害人之善奕導
 人較射者不導其省括中的而導其害人之善
 射已實不善而善者可盡去之乎嗚呼取天下
 者亦在乎仁與不仁而已仁不必不殺人不仁
 亦不必端殺人也要諸當機已耳項羽暴悖剛
 武所在嗜殺于鴻門則不忍高帝豁達大度未
 嘗妄殺于垓下則忍之嗜殺者其用心疎疎則
 闇于大而反姑息不妄殺者其用心密密則當

句○句○是○名○言

爲可堂初集 卷四
機疾赴而嘗不可測故觀項王之坑降卒焚咸陽殺義帝而知其不能殺高帝矣雖其天資固然亦繇左右無人理不熟勢不明素所蓄積者汶汶也然則羽固非高帝敵增亦豈良平雋歟痛快精確令人解頤

韓信論

人臣事君亦唯其誠而已誠者忠義所繇出結主知而居成功皆是物也如其誠功雖微而主眷深如其不誠功雖大而主恩薄故曰一言贈人而人感之予人千金而不喜誠不誠異也且非徒恩之薄也功愈大疑愈重禍愈積唯唐郭子儀知之積誠以免禍同時之李光弼則不能矣況其他乎竊觀淮陰侯信之功漢偉矣卒不免于族或者誠不足歟高帝之臣皆豐沛並起

之患難交也。良平雖疎，出入帷幄，在左右，久君臣之情孚矣。唯淮陰疎而在外，自出陳倉以後，獨握重兵，遠隔行間，其結主以自靖，宜何如者？而淮陰不然，跡其所爲，失計有四。平趙之後楚先列四失而後下斷語。方圍漢王，成皋信不之抹，高臥趙壁，漢王至乃驚起，其失一也。酈生已說下齊，信恥功不已，出擊齊，致烹生，其失二也。下齊請假王，漢王方困滎陽，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其失三也。固陵之役，期而不至，要漢王分

地，自陳以東，傅澗與信，乃進兵，抑失四矣。夫人臣公而忘私，當奮不顧身，圖國家之急，而信眎其君泛泛若路人，若與國無忠誠激切之情也。雖漢有天下，得信之力過半，而信所以攻城掠地，勞苦功高，皆若自圖其私，非專爲漢者。譬諸虞人用健鷹，狡狗得鳥獸，若丘陵以歸其主，而鷹狗之心，本在乎得食也。主雖收其利，不德其功，亦鷹狗畜之而已。當其無用，殺之可也。彼信何以異？是顧望漢之永保其功名乎？且緩急人

此大恨事我亦惡信

所時有也。鍾離昧窮困歸我，不難爲上明言之。犬故吠非其主耳。生死之唯上命將昧，未必死。帝未必疑而欲斬昧，上謁致昧自剄，嗚呼均一。亾國虜也。季布投魯，朱家則生昧，投信則死。故人之依不如行路，名王之庇不如布衣。信誠非長者，人之無情乃至是乎？君臣朋友體分雖殊，揆情則一天下固有事不相蒙而相感者。帝有以窺信之微矣。後之論者皆辨信不反而不知信之死不在反也。貫高非反耶？以死明張敖之

冤帝竟赦之諒其誠也則信不赦可知矣

論得淮陰心服要簡不繁

張良論

今夫有蓋世之畧者必成蓋世之功。然使徒以其畧則功之成也亦僅矣。古之大人所以成功者。獨有其用心之處。發之也。有爲成之也。無憾。不在乎區區之功。其君不得以功畜之人。亦不。得以建功之士。小之。三代以下。莫如子房。子房之功。漢與蕭何韓信比。而爲三傑。然吾不敢謂子房。僅漢之功臣也。夫子房所用心之處。凡以爲韓報讐也。大父父五世相韓。韓破。子房散家。

財求客刺秦王博浪狙擊擊雖不中足以折始
 皇暴強之氣大索十日而天下皆震動者何哉
 其忠君孝親之大義固有以激發之與感憤
 眦者異也秦滅韓子房借楚漢之力以報之楚
 滅韓王成子房之讐楚猶讐秦也又借漢之力
 以報之五年之間秦而楚楚而漢亾忽與勃俱
 若爲子房報讐而成其忠君孝親之志而子房
 之願畢矣若夫爵賞其餘事也于是辭三萬戶
 之封而托之乎病道引辟穀杜門不出嗟乎此

豈蕭何韓信所得比其傑歟蓋蕭何韓信之徒
 志在乎居功者也志在乎居功故爭功而愈見
 其不足子房志不在乎居功者也志不在乎居
 功而在乎報讐故却功而愈見其有餘爭功而
 不足者功重則人輕帝得以高爵厚祿制其命
 稍有瑕釁卽不免于禍却功而有餘者功輕則
 人重帝卽欲爵祿之而超然不受也赤松黃石
 之與遊類神仙鬼物之不可測可得而禍之乎
 故當是時蕭何韓信之徒皆爲高帝用者也若

并令蕭韓心服

子房則用高帝者也。高帝名爲用子房，適以成子房之志。子房實能用高帝，而不居高帝之功。五年之間，所謂秦而楚楚，而漢亡忽興，勃者非子房之功。漢漢之功，子房也。其量恢恢乎有餘于高帝矣。且呂后悍婦人也，高帝殺功臣，后實爲之，而獨于子房有加禮，其辟穀也，強之食，雖以太子故，德子房歟，抑亦素所蓄積，超然不受功者，有以折后之心哉。后世惟唐鄴侯得子房輕功之意，以白衣事肅宗，故張良姊亦不能害。可謂善學子房歟。若魏崔浩，自比子房而卒，至于殺身，則所以居成者非矣。

真能爲子房寫照，文筆迅利，可喜。

張良論 二

子房遊俠之雄也。遊俠者，摧強扶弱，借交報讐，功成而不居其利，跡子房生平所爲，實類于此。今夫虎狼之秦，其威不可觸也；子房求力士狙擊之，厥後楚漢相爭，楚爲最強，項羽拔山之力，蓋世之氣，其勢足以傾漢。子房必佐漢以滅楚，所謂摧強扶弱者，槩如是也。大父父五世相韓，秦滅韓，借楚漢之力報之；楚殺韓王，成又借漢之力報之。五年之間，亾忽興勃，適以慰子房感

憤睚眦之意所謂借交報讐者又如是也秦楚
已滅子房之功于漢大矣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其入關也即托之乎病道引辟穀杜門不出辭
三萬戶之封而受留侯所謂功成而不居其利
又如是也夫戰國以來言俠者有矣然以武犯
禁爲儒者所羞稱自子房出之功名蓋世超然
于周召畢散之上蕭曹而降難與同年道者何
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
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俠之分近于狂苟進取

之而聞道亦聖人之中行也子房其俠而聞道

可作遊俠傳序

者歟苟其聞道則始入乎俠者終出乎聖以彼
子房博浪狙擊與荆軻聶政何異及其成功超
然于周召畢散之上而不可及苟不聞道則始
入乎俠者終出乎亂郭解季心袁絲灌夫之徒
亦賢豪間者其究爲胥靡之輕生而不足取也
凡人度量之相越可勝道哉余嘗讀太史公留
侯世家而喟然嘆曰非獨子房殊其交遊皆異
人也據所稱學禮淮南東見倉海君得力士下

爲可堂初集 卷四 七
邳○遇○圯○上○老○人○從○赤○松○子○遊○商○山○招○四○皓○此○其○
人○抑○何○等○耶○非○神○仙○鬼○怪○則○高○隱○奇○俠○也○卽○亾○
命○之○項○伯○亦○何○足○道○子○房○結○之○頗○賴○其○力○大○有○
功○于○漢○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不○知○其○人○視○
其○與○嗟○乎○異○哉○此○可○以○得○子○房○矣○

論極翫然極確

張良論三

范○少○伯○張○子○房○皆○功○成○而○不○居○其○功○少○伯○逃○去○
變○姓○名○爲○富○人○子○房○托○于○多○病○辟○穀○欲○從○赤○松○
子○遊○其○迹○似○泊○然○無○意○于○人○間○其○中○寔○有○所○不○
得○已○也○何○言○之○少○伯○所○畏○者○烏○喙○之○一○君○耳○子○
房○之○事○高○帝○呂○后○皆○猜○深○嗜○殺○之○主○也○呂○后○與○
戚○夫○人○不○相○容○太○子○與○趙○王○不○並○立○呂○后○旣○忌○
開○國○之○功○臣○爲○高○帝○之○心○膂○將○奪○其○子○之○位○而○
必○盡○殺○之○如○韓○信○彭○越○之○屬○是○也○高○帝○又○疑○呂○

爲○兩○堂○初○集
卷○四
氏○之○外○戚○爲○太○子○之○羽○翼○千○秋○以○后○不○利○于○趙
王○而○亦○欲○盡○殺○之○如○樊○噲○張○敖○之○屬○是○也○然○則
爲○功○臣○而○得○免○者○不○亦○難○哉○漢○五○年○以○前○患○在
秦○楚○秦○楚○之○疆○暴○子○房○談○笑○摧○滅○之○而○有○餘○五
年○以○後○患○在○宮○禁○宮○禁○之○猜○嫌○子○房○宛○轉○挽○拯
之○而○不○足○于○是○不○得○不○出○于○托○病○辟○穀○辭○厚○祿
慕○仙○遊○以○自○全○而○却○禍○當○是○時○如○曹○參○之○飲○醇
酒○蕭○何○之○買○田○宅○子○房○之○托○病○其○跡○不○同○而○用
心○之○苦○則○一○也○蓋○凡○大○賢○奇○傑○之○居○人○國○不○難

○千○古○同○嘆○
成○蓋○世○之○功○名○而○獨○難○于○避○婦○人○女○子○之○讒○譖

故○以○李○泌○之○賢○佐○唐○肅○宗○于○患○難○寵○深○而○功○奇
張○良○娣○嫉○之○則○辭○爵○以○求○去○是○亦○子○房○之○類○也
然○呂○后○與○良○娣○不○同○良○娣○作○亂○于○方○興○呂○后○擅
殺○于○已○遂○李○泌○與○子○房○又○不○同○泌○布○衣○之○友○可
歸○于○衡○山○子○房○三○傑○之○班○難○脫○于○禁○近○雖○子○房
謝○病○辟○穀○其○能○超○然○于○是○非○之○外○哉○其○後○呂○后
果○使○成○侯○劫○之○畫○計○子○房○乃○假○手○于○四○皓○自
四○皓○至○而○太○子○安○太○子○安○則○呂○后○之○心○安○而○子

四皓爲子房替身

房○之○身○亦○安○矣○然○帝○擊○黥○布○子○布○送○至○曲○邳○引○
疾○脫○歸○居○守○爲○太○子○少○傅○知○子○房○晚○節○沾○沾○然○
唯○托○命○于○太○子○雖○爲○高○帝○安○國○本○盡○人○臣○之○大○
節○而○慮○禍○防○身○其○計○從○此○愈○周○矣○呂○后○深○德○子○
房○疆○之○朝○食○然○子○房○在○惠○帝○之○朝○不○建○一○言○以○
遏○呂○后○之○毒○醜○豈○真○杜○門○學○道○引○輕○身○之○事○乎○
惠○帝○崩○太○后○哭○不○哀○張○辟○疆○年○十○五○爲○侍○中○畫○
安○太○后○之○策○夫○以○子○房○之○明○哲○及○身○恬○退○如○此○
而○聽○其○子○十○五○侍○太○后○其○意○或○更○有○在○歟○

與曹參論參看當時情事大都如此

曹參論

刪講山作

史稱曹參與蕭何有郤。郤何從生哉。參微時與何善。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是兩人相信。能終始者也。夷考其爲將相。或內或外。未常共事。安得相讎。伎耶。余推其故而不得。竊謂兩人固未始有郤也。未始有郤而有郤。殆欲釋高帝之忌乎。凡開勦之主。無不忌功臣者。尤忌微時並起之功。臣微時並起。或恩我矣。不則患難左右我矣。不則在等夷中。嘗狎侮我矣。及已貴。人主嘗

惡見微時之醜。人臣偏欲恃微時之舊相忤也。卒相忌。此與王業已成。杖策從龍者異矣。若高帝尤深于忌功者。樊噲木彊人。尚欲殺之。况何參之功與才。倍噲什百乎哉。一人功高可忌。兩功相比。尤可忌。兩功分處于內外。更可忌。淮陰已失勢。陳豨爲鉅鹿守。內外遙隔。豨反而族淮陰。淮南王布之反也。楚令尹日往年殺彭越。而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是固數言餘然矣當反。維時參與何有。信豨內外分處之勢。且有

信。布。彭。越。同。體。之。功。加。之。以。夙。昔。相。善。之。情。而。共。事。微。時。竝。起。忌。功。之。主。不。且。立。見。嫌。猜。速。取。危。殆。哉。于。是。兩。人。憂。切。計。深。繆。爲。有。郤。若。不。相。能。者。以。求。全。于。高。帝。而。高。帝。之。心。自。此。而。安。矣。心。安。而。後。備。之。不。密。殺。機。不。深。然。且。何。猶。不。免。也。蓋。何。之。勢。與。參。又。異。參。不。過。淮。陰。裨。將。耳。齊。相。國。耳。何。根。據。關。中。且。得。人。心。則。帝。尤。忌。而。欲。殺。焉。故。使。使。勞。苦。丞。相。則。忌。之。何。遣。子。弟。從。軍。免。置。令。卒。都。尉。則。忌。之。何。又。讓。封。以。私。財。佐。軍。

免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則忌之何又疆買民田
 宅自汙免而卒不免于廷尉之械繫雖赦何乎
 帝終不憚向使何與參相善無郤以柄相交通
 外將瑕玼生隙加罪有辭何必族矣即參亦豈
 得晏然飲醇酒以自全哉當是時何朴忠恭謹
 而容最多與參構郤殆亦鮑生召平王衛尉之
 徒教之使然歟且夫高帝之封功臣也首何次
 參英明剛斷一言而決耳乃故遲之歲餘不決
 使羣臣相爭帝固欲構何參等之郤耶抑兩人

即迎帝意而有郤耶嗟乎甚哉兩人之用心苦
 矣迨且死始顯然舉參自代參代何無所變更
 一遵何約束然後知兩人相信者深固未有郤
 也豈與廉藺相厄乎勃未權同年而道哉夫人
 臣事君各有時會當高帝之時英主忌深將相
 不可無郤無郤則禍將及當惠帝之時外戚權
 重將相不可有郤有郤則謀不成觀于何參平
 勃得大臣全身保國之善術也已

連引精確

議既出新氣更精練

蒯通論

漢使酈生說下齊通復說韓信擊齊齊王以酈
 生賣已乃烹之是烹酈生者通也齊破其後田
 橫竄海島五百人皆死義是殺橫與五百義士
 者通也韓信下齊志乃驕請假王漢疑之卒乃
 瑕疵至夷族是誤信而族之者亦通也通舌不
 毒矣哉然通之為此說非止為信亦自為也欲
 成信之隙于漢也成信之隙于漢如何日當時
 爭天下者楚漢也楚困京索之間迫西山不能

○一○篇○綱○領○

雙、提、明、白、

進漢王敗滎陽傷城臯走宛葉間是楚漢兩困也。兩困而存。亾之權在信。信方心乎漢也。惟漢已下齊而擊之。烹其使。因而請王。請王而信勢不能復爲人臣矣。然後激之。背漢。自王。通之說。乃可進。所謂成信之際于漢者。此也。成信之際于漢。而以自爲。又如何。曰。信用通計。傾楚漢。必功通。其在于齊。猶漢之蕭曹張陳也。不在絳灌伍矣。諺曰。寧爲雞口。毋爲牛後。通蓋欲求爲雞口者。耶。觀其告高帝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欲爲陛下所爲者。何限。則通之爲通。或因勢乘便。收卞莊刺虎之利。自圖大業。亦未可知矣。殆于以相術說信。信卒不聽。則通計乃沮。嗚呼。信誤矣。蓋通之說可用。可不用。不可半用者也。用則自王之勢成。不用則人臣之義正。信乃用其前說。敢于釁漢。不用其後說。而不忍悖漢。得半失半。自基危殆。則弓藏狗烹。不于參夷三族之後。而在猶豫謝通之日矣。通之計謀。旣不行。又已泄。其旨能發。不能收。逆知異日者。信禽已。亦不

能免自爲也。適以自禍而氣沮神喪。佯狂爲巫。豈得已哉。高祖謂通曰。此范陽辯士也。夫辯士之口。搽人禍福。能一言生。范陽令一言烹。酈生一言利。武臣一言害。韓信利害生。殺皆關其舌。有如影響。然不能卒行其說于信。而爲所欲爲。則高祖得天下。天命洵有定。非人力所能傾也。漢初承七國縱橫之後。辯士亦多矣。陸賈隨何。酈食其。武涉。侯公之屬。皆陰陽人。主以取富貴。惟蒯通爲長。短說而不輕臣事人。太史公曰。通

善安期生。當以筭于項羽。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亾去。然則不臣楚。不事漢。而沾沾說信。通之志不可槩見。耶。安期生不得志。卒托于仙。巫。相。對。確。而。巧。仙。蒯通不得志。又托于巫。仙與巫皆誕誣。不經而兩人爲之。嗚呼。兩人其好奇務詭。過高難成者。歟。則信雖卒聽通。通卽爲所欲爲。吾疑其未必濟也。

蒯通最不安分。滿腹有甲兵。不止辯士須此

文闡發

田橫論

漢高帝已定天下、使使海島中、赦田橫而召之、
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自剄、
高帝賢之、以王者葬橫、拜其二客爲都尉、二客
皆自剄、從橫、高帝大驚、更使使召五百人、至則
聞田橫死、亦皆自殺、嗚呼、橫縱能得士、何至五
百人皆從死乎、自古忠烈、未聞有若此也、田氏
兄弟王齊、非有深仁厚澤、儻與陳涉並起、不過
艸竊之徒、儻死而田榮賴楚救、圖存、卒負楚、并

三齊殺其所立之王而自王甚爲不義橫繼榮
起。始。而。相。齊。卒。亦。自。王。相。齊。之。時。輕。于。聽。鄒。生
之。說。撤。守。納。敵。一。敗。不。支。橫。固。無。識。而。五。百。人
者。舉。安。在。乎。鄒。生。卽。可。聽。而。韓。信。已。壓。境。雖。有
中。智。必。且。降。且。守。以。計。萬。全。而。橫。乃。憤。憤。非。漢
能。亡。齊。而。亡。齊。者。橫。也。亦。五。百。人。共。亡。之。也。俗
榮。之。無。積。累。旣。如。此。橫。之。至。愚。又。如。彼。余。故。疑
橫。非。能。感。五。百。人。共。死。之。主。而。五。百。人。者。無。一
計。謀。救。橫。之。亡。齊。又。豈。能。盡。明。大。義。而。死。橫。如

此○非○苛○論

是烈哉。然則史何爲書五百人自殺也。子長之
愛愛奇也。橫將至雒陽而自剄。奉頭馳奏之帝。
其事已奇。二客穿橫冢。孔以從其事。又奇。當時
好事者固欲文其奇。而子長從而信之。以爲五
百人殺海島中也。近○理○之○言夫海島中之生殺。又孰而驗
之哉。孔子曰。聽遠者聞其舒。不聞其疾。望遠者
察其形。不察其貌。立乎近。以指茫茫。不可知之
海島。當時已屬流傳。况乎七十餘年後之子長。
耶。徐市說秦皇求仙。以五百男女入海。不返。後

人謂市巧于避秦安知五百人非托言自殺巧
避漢亦若此類也

五百人之死太音須得此疑案



